

□ 李佳君

# 两个人的黄昏

下到河边的渡船码头要走一段一字形石梯，在石梯的拐角处，有一个铁皮做成的小屋，三四平方米大。小屋里左边摆着一个烟柜，右边用铁架支着一张木板，上面摆着零食、饮料。小店有些拥挤，烟柜后仅能放下一把椅子，放零食的木板后塞着一个方凳，小店中间留下一条缝隙，能让人侧着身子进出。

这前两年洪水冲过后，小店愈加孤单破败。近年码头边又新建一座大桥，坐渡船过河的人愈加少了。每日里，小店准时八点开门，下午七点关门。烟柜后坐着一位老人，一副白光光的老花眼镜挂在鼻尖，清瘦的脸，嘴角两边有两道很深的皱纹，笑起来更深。面对他的老伴，他喜欢笑。他们经常坐在小店里，

尽周折。他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搞这个小店，是因为我和你妈退休后无所事事，人无聊，就老得快，我们是为打发时间，并不指望能挣多少钱。就这样，两个老人在小店一坐就是十几年。

虽然新建了大桥，又被洪水淹过两次，他们依然没有改变生活规律。他们喜欢河风，喜欢清静，喜欢出去一片亮晶晶的水面。最重要的是，他们弥补年轻时的分离。他年轻时当兵，一当就是十几年；回来工作后，又是在外东奔西跑，离多聚少。好不容易盼到退休，可是岁月的无情，已是人近黄昏。两人想啊，在家无聊，不如做点什么。

就这样，他们开了这家小店。又是一年春来到，吃过午饭，他慢慢地踱上石梯，到滨河路晒太阳。半个多小时后，温暖的阳光让他觉得困乏，睡意绵绵，就回到了

小店。他让她也去晒晒太阳，她端坐着没动。进到店里，坐在烟柜后的椅子上，没有了阳光的沐浴，他清醒了一些，随手拿出一本杂志看起来。不知觉他睡着了，手中的书掉在地上。听见书滑落的声音，她正在给一位妇女拿一瓶纯净水。接过钱后，她上前弯腰拾起地上的书，放在一旁的旧报纸上，把挂在钩上的一件外套盖在他身上。

他睡着了，仰着头，白光光的眼镜对着她，嘴巴半张着。过了很久，他没有改变姿势，她担心他的头在铁板上受冷，想给他头下垫一件衣服，便上前扶他，却一动不动。女人用力地拍他，他仍没有动，女人心里一下被什么堵住了。老头子，老头子，她不停地叫他，拍他。他一动也不动。你不要吓我，这可咋办啊？她哭出了声。有过路的人停下，围过来，她让

他们帮忙，打电话让他儿子马上来店里，说他爸不行了。行人渐渐地围住小店门口，把石梯也堵住了，渡船老板站在船头，仰头望着，一脸茫然。

铁皮小店拆除了，下到河边的石梯转角处留下一片空地，小孩到这儿喜欢跑两步，或跳一跳，总会被他们的大人一手抓住，担心掉下去。有人就说，这儿该修栏杆的。

城市中心广场举办了一次摄影展，有一张放大的照片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照片里一边是无尽的河，一边是高高的石壁。之字形的石梯处一个铁皮小店，一位妇女安详地坐在右边，左边烟柜后伸出一张脸，白光光的眼镜挂在鼻尖，眼睛在镜框上夸张地望着外面，一轮昏黄的落日在铁皮屋顶，把天空大地抹红了。

照片题名：两个人的黄昏，时间：2007年秋。

# 称呼的无穷韵味



会是个男人呢？”后来才知道，皇帝是代称，专指另一位领导，赫鲁晓夫也是代称，与睡觉没关系。

“文革”时期是个代称漫天飞的年代，各类代称可以成立一个研究所来专题研究。比方说领导层的就有：黑帮分子、黑线人物、走资派、三结合对象、军代表、工宣队……说群众的有：红五类、黑五类、保皇派、可教子女、摘帽右派、三种人、变色龙、小爬虫……说事情的有：三支两军、大串连、二月逆流、九一三事件、五一六通知……就连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大笔杆们也一样。说群众的有：梁效、石一歌、齐卫东之流、忠义、妇女同志们，后面的全面称常在开会时用。可表明老幼：老同志、小同志。老同志一般有专指，指资历较老的老干部，小同志一般也不乱用，大多从老资格的革命家们的口中说出，有另一种亲切。

我知道后来两种人不能叫“同志”，一是右派，大多直呼其名，但也有例外，叫先生。上中学时，学校里当了右派的老师，不叫老师，就叫先生。在那时，大概以此表明这个人与旧社会有某种关系，叫起来也就有了回到旧社会的感觉。我读初中时，一个刚从大学分到学校的历史老师，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学校让我们叫他“何先生”，听起来好像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员，因为他第一课就讲“五四运动”。不能叫同志的第二类人是犯人，犯人不能把管教人员喊成同志。我一个同学，“文革”中蹲了两年班房，他告诉我里边称管教为“政府”。见了面喊：“报告政府！”听完训说：“谢谢政府！”牢房里“张政府”和“李政府”地叫，现在回想起来这叫法的毛病不小。好像现在不能这样叫了。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代称也有了很大改变，更生动，更世俗，也更多样了。男人先是不叫同志叫先生了，先生变成老板，老板变成老总，老总成了款爷，这是以金钱为坐标。女人不再女同志了，大点的叫大姐，能干点的叫女强人，女强人变成富婆，富婆是指她的钱多，不是岁数大；岁数小的叫小姐，小姐和大款在一起叫小蜜，有的小姐让警察请进局子，于是小姐成了另类代称。除了以钱为坐标，还有事业和行业代称、集团代称也都流行起来，电视人、广告人、四通人、联想人、股民、网民、网虫、穴头、枪手……每种代称里，都有着新人类的新故事。

中国人真智慧，能用最简洁的代称，点染出世事沧桑、风云际会。这是中国文字丰富表现力的证明。就连那些已经成了别国公民或拿上他国护照者，开口也不说自己是“某某国的华侨”，而是说“我有颗中国心”。这样的代称：“中国心”，多得体。

走出“文革”阴影，中国人的代称也有了很大改变，更生动，更世俗，也更多样了。男人先是不叫同志叫先生了，先生变成老板，老板变成老总，老总成了款爷，这是以金钱为坐标。女人不再女同志了，大点的叫大姐，能干点的叫女强人，女强人变成富婆，富婆是指她的钱多，不是岁数大；岁数小的叫小姐，小姐和大款在一起叫小蜜，有的小姐让警察请进局子，于是小姐成了另类代称。除了以钱为坐标，还有事业和行业代称、集团代称也都流行起来，电视人、广告人、四通人、联想人、股民、网民、网虫、穴头、枪手……每种代称里，都有着新人类的新故事。

中国人真智慧，能用最简洁的代称，点染出世事沧桑、风云际会。这是中国文字丰富表现力的证明。就连那些已经成了别国公民或拿上他国护照者，开口也不说自己是“某某国的华侨”，而是说“我有颗中国心”。这样的代称：“中国心”，多得体。

自从30岁开始，便莫名其妙地对一种名为艾蒿的花粉过敏。据给我诊治的协和医院的英俊大夫讲，每年初秋，这种花粉都会自内蒙古随风南下，飘至长江一带止步。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所到之处有甚多和我一样过于敏感的人士为此涕泪横流，求医问药。除去开了几盒让人吃后萎靡不振的小药片外，那大夫还额外关照我：其实真没有什么好办法，以后也别辛苦排队挂号了，立秋时有条件就到长江那边去住个把月，包你没事。按照他的话，这十年间，岂止是跨长江，到了立秋，大西洋、地中海都曾经是我的藏身之地，在同事和朋友的眼中，我活像只有着迁徙功能的候鸟。

今年，我“逃”到了南京。意想不到的是，此次的金陵小住却使无奈的逃避变成了妙趣横生的享受。

我的栖身之处是紫金山脚下的亲戚家，亲戚搬到上海，我的任务是在这三居室里替他们当半个月南京人。

一个人住才晓得，自己不仅对花粉过敏，对孤独更加敏感。初到钟山便逢阴雨，偏头痛的毛病也来助兴，想念北京之情顿然而生。于是一首思乡的诗点拨便成了南京之行的开场白。

细草疏花，竹林微雨助秋寒。金陵孤客，古调旧书间。秦淮人家，尽结美食缘。夜如何？寂寞钟山，月隐燕子阁。

为了防止孤独真的来临，安顿下来的次日，我跑到住所对面的乒乓俱乐部买了几节课储备着，虽然价格不输北京，但本着“心灵的感受是万不可怠慢”的原则，金钱已不是问题。

哪里知道，数日南京生活的体验，情况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按规定动作，来南京一日游的老三样通常是总统府、中山陵、夫子庙。而对于我这个自幼

就常来金陵的老游客来讲，此次我倒乐得省去这人人皆唱的主旋律。

一天去两个咖啡馆是我在北京想也没想过，在南京，这却成了我生活的常态，不是因为有闲，而是这里的“优胜美地”(南京的一家咖啡连锁店)太多，太方便了。

我曾在夫子庙旁边的水游城为了换零钱邂逅了COSTA，要了杯咖啡，掏出了随身带着的书稿，辛苦顿时变成了享受。卡布奇诺厚厚奶沫上的两粒咖啡豆印迹，不禁让我回想起去年在英国躲避花粉袭击的经历，莎翁故乡斯泰拉福小镇也有同样的咖啡馆儿，打出的厚厚的泡沫上也有形如唇印般浪漫的咖啡豆图案以及安详的共度下午茶时光的人们……

刚来南京的人大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条街的名字叫1912，而当你仔细读完那块立于街头的精致标牌上南京对于1912年的历史的诠释后，你便很容易“望文生情”，接着你会很自然地找到自己心仪的咖啡馆坐下来，或是一杯清淡茶，或是一杯咖啡。仿民国时期建筑的青灰色给人一种可触摸到的久远感，因此这里咖啡馆儿的气氛不像北京的那么神秘兮兮，来的客人看上去大多是南京新派的一代，似乎不仅仅是年轻人。

金陵的美食是南京人最为自豪的，尤其是对于鸭子的偏爱让我们这些外地人不可思议。亲朋做客要点点鸭子，走了要送鸭子，日常的饮食里几乎顿顿离不开鸭子，就连到北京小住几个月，也要备上几只吃早点用。我总在想：这南京人是爱鸭子还是恨鸭子？

提到鸭子，一定要到韩复兴来，无论是买还是看，享口福还是饱眼福，只要和鸭子有关，这里就是权威所在！鸭子的味道，切鸭子的动作，切好后的鸭肉的品相，配鸭子的烧饼以及印着金色桂花图案的包装袋，加上卖鸭人略微的不耐烦都是吸引你的理由。

说了那么多，吃喝占了绝大部分比例，这让我想起“中国的文化即饮食文化”的批语，而在心中，事实并非如此。

住在钟山脚下，每天必修的就是登山。从山脚到山顶，一路的风光可不几次攀爬能领略完全的。

话说紫金山顶有个大名鼎鼎的紫金山天文台，在那里的观景台上，你可■望南京城的美景，而在院子里的其它地方，你还能参观到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观象仪器，膜拜古代科学家想象并制造的描述宇宙之浩瀚的天球，从而遥想这世界的宽广无边！



敌人变成朋友多半是为了生存，朋友变成敌人多半是为了金钱。 漫画/赵春青

# 《窝头会馆》，

## 悲剧还是喜剧？

话剧《窝头会馆》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看了演出的人们可能看法并不一致。对于人生而言，正着看都是悲剧，倒着看全是喜剧。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因为坚韧地、悲哀地忍耐着，显出几许悲剧意味；因为他们机械地、卑琐地活着，又带有几分喜剧的意趣。这与刘恒自身的哲学省思、达观心态无关。

当旧的文化形态衰亡时，依附其上的人们免不掉心里的悲哀。在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孩子问父母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母亲回答，“有时候没意思，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了。”父亲告诉儿子：“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你没辙了，你再打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在《窝头会馆》中，在时代夹缝里，尽管死亡的意象无处不在，如被砍头的革命党传说，古月宗为自己定制的横在院里的棺材，身染沉疴、死之将至的苑江森，误中子弹、奄奄一息的苑国钟等；但是，活着的信念依然贯穿着人们的生活，支撑着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迎接新时代的内驱力。

作为旧社会的余孽者，古月宗、苑国钟、甚至肖保长们终会死去，而新生的社会力量正潜滋暗长，依附其上的人们期待着汇入新的社会大潮。戏剧结尾处，新生婴儿嘹亮的啼声，虽然是个比较老套的象征，但却昭告了未来生命的曙光。在这部戏剧中，苑江森在新旧人物之间似乎是一个异数，但是当他把自身生命置之度外，向死而生，去追求渴望的目标时，那个目标一定富理性质。死亡对于苑江森来说，不是终点，不是结束，而是精神上的另一种重生。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告别旧的时代，总不免带有喜剧色彩。《窝头会馆》演出中一波波的笑声，恐怕也不能仅仅怪罪于新

观众历史感、庄严感的缺失。实际上，戏剧中风趣、幽默、令人忍俊不禁的台词比比皆是，可是当你笑完之后，又总会生出几分忧伤、悲悯情绪。

有时候，语言是人们灵魂的外衣，是心态情感的折射。中医王玉浦对妻子金穆蓉信耶稣不以为然，他跟人述说妻子一边念经一边掉泪，他问怎么了？妻子回答：摩西领着人出埃及了。这话乍听起来真可笑，可是联系金穆蓉的处境仔细一想，这泪流得合理：《出埃及记》是《圣经》中的重要篇章，显现的是绝境中的人们为寻找生路的出走，金穆蓉的家人在战火中屡屡被困，何时才能平安，她自己的生活也正走入低谷，因此她焦虑、牵挂却毫无办法。触景伤情，怎一个“愁”字了得？

贫乏的日子，过剩的精力，琐碎的牢骚，零乱的心绪。这与死水般的旧中国缓慢的社会节奏有关，也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穷极无聊、内心压抑的生活状态有关，更与他们潜意识中的利比多和攻击性有关。贫嘴滑舌、逗笑打趣，这就是他们打发的日子。

总的来看，《窝头会馆》接续了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显现了地域化、风俗化、平民化的北京文化特色。北京人艺的优秀演员们在舞台上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风格。这台演出很成功，火爆的票房就是例证。何冰的表演，让人们感知了苑国钟郁闷、憋屈、冤得慌、活不好也死不成的无奈处境。宋丹丹表现了底层妇女被磨粗了的灵魂和磨不硬的内心。徐帆演出了过气的王府格调的幽怨和高傲性情。濮存昕演活了一个落魄潦倒只欠一死、冷眼旁观却时时想钱的“活死人”。杨立新塑造了一位一财一命，争钱抢房，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的混世魔王形象。一台明星熠熠生辉，给观众带来视觉欣慰。假以时日，继续磨合，它一定会绽放耀眼的光辉。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街灯便一盏盏亮起，串串缓缓，辉映着悠悠的城市道路。大街纵横交错，如编织如织，小巷七扭八拐，似经似络。街灯便走街串巷，辉映下，满目尽是灯花怒放。

许多年前的一个暑假，我与几位老乡来这座城找亲戚，晚上坐着小船到河那边去玩，直到月亮昏昏欲坠才拖着船儿回家。当时，天公不作美，船儿尚未拴好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刹那间，夜黑如漆，伸手不见五指，我们都慌了，拔腿就跑，跑到一所学校门口，才知道迷了路。那时的城市边缘，别说街灯，就是几家有点气派的饭馆和商店，其门口也只是吊着个昏暗的小灯泡。雨停之后，我们边走边划着火柴寻路，几盒火柴划完了，还辨不出回家的路。后来幸亏遇上了一位好心的当地人，他领着我们左转右拐，穿过一片阴森森的坟地，一片蛙声四起的农田，最终我们带着满身污泥回到了亲戚家。

而今，韶光流逝，时过境迁，郊区成了新城，成了都市。大街通天，小巷通幽，一夜华灯银树，满城金碧辉煌，如有迷路者，也不需再划着火柴辨路吧。小时候，原以为那负载万物的大地只有茫茫一色。时至今日，成了城里人，夜夜可以欣赏神奇的都市灯火，得以尽情饱览那绿似翡翠、褐如红饴的都市天然壁画。

城市变美了，街灯也变得更富有了神采，街灯下是翁伯苍翠的梧桐、四季榕，而树下蹲着坐着一大群的男女老少。人们借着那光洁透亮的街灯，这边品茶谈天，读报论时，下棋对阵；那边排档开锅，卖卖百货，擦鞋补破……街灯给人奉献了浓浓的情趣和诗意，也给这座城市披上了朝气蓬勃的迷人风韵。于是，街灯成了城市的景中人，夜中月。

城市的街灯，似一首无韵的诗，一幅无墨的画。那光与色满街流淌，灯与影脉脉低语，一切都涌动着悠悠的空灵。当一盏盏街灯向远处延伸时，它们正在书写城市明天的辉煌。

城市街灯

### 蚌埠铁路公安处文化育警

本报讯 以文化育警全面提高民警素质，以从严治警强化队伍日常管理，以优秀警官艺术节，以此丰富广大民警的业余文化生活，为他们展示才华提供平台，检阅和展现文化育警的成果。

2003年由蚌埠铁路公安处排演的舞蹈剧《小站婚礼》荣获公安部金盾文化奖舞蹈类金奖，4名民警被记功表彰。近5年来全处先后有6名民警的作品在省部级专业展览及铁路系统展览中获奖，共有8名民警被省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专业权威社会团体接纳为会员。

吴冠中陈老铁上榜 2009 年当代水墨升值十强

本报讯 正值当代水墨市场持续低迷之际，权威艺术研究机构——香港中国水墨艺术研究中心10月27日公布了“2009年度中国当代水墨最具升值潜力十强排行榜”，与胡润的“当代艺术榜”，艺研的“当代艺术学术价值百强榜”，雅昌的“AAC 艺术影响力榜”形成中国艺术四大指标性榜单，为中国当代艺术评价及投资带来了指导性指标，受到国内外艺术投资者和艺评人的广泛肯定，同时也记录了

2009年度中国顶级当代艺术增长的历程。据悉，本次香港放榜机构主要参照中国当代水墨画家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力、作品年度成交单价、增值幅度为四项主要指标，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指导意义。具体榜单如下：第一名，吴冠中；第二名，陈老铁（陈铁军）；第三、范曾；第四名，贾又福；第五名，石齐；第六名，李孝萱；第七名，谷文达；第八名，王明明；第九名，陈平；第十名，史国良。（李木子）

### 定制型邮政贺卡首月发行过亿

分析人士指出，邮政贺卡具有文化产品的消费特点，其逆市增长正好验证了著名的金融危机“蝴蝶效应”。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家庭将取消旅游等高消费项目，转而投向电影等低消费娱乐项目，从而带动文化产业繁荣。而对于企业而言，竞争环境更加恶劣，因此更加青睐于针对性强、性价比高的宣传媒介，而邮政贺卡正好迎合了企业的这一需求。（冷丁）

### 中国名家书画慈善拍卖会将举行

本报讯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中国名家书画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国庆60周年书画作品大赛颁奖仪式暨第八届中国名家书画慈善拍卖预展开幕式将于11月21日在北京吴东魁艺术馆举行。

据悉，此次拍卖会是为四川青川碑林雕

（杨文）

小店里。他让她也去晒晒太阳，她端坐着没动。进到店里，坐在烟柜后的椅子上，没有了阳光的沐浴，他清醒了一些，随手拿出一本杂志看起来。不知觉他睡着了，手中的书掉在地上。听见书滑落的声音，她正在给一位妇女拿一瓶纯净水。接过钱后，她上前弯腰拾起地上的书，放在一旁的旧报纸上，把挂在钩上的一件外套盖在他身上。

他睡着了，仰着头，白光光的眼镜对着她，嘴巴